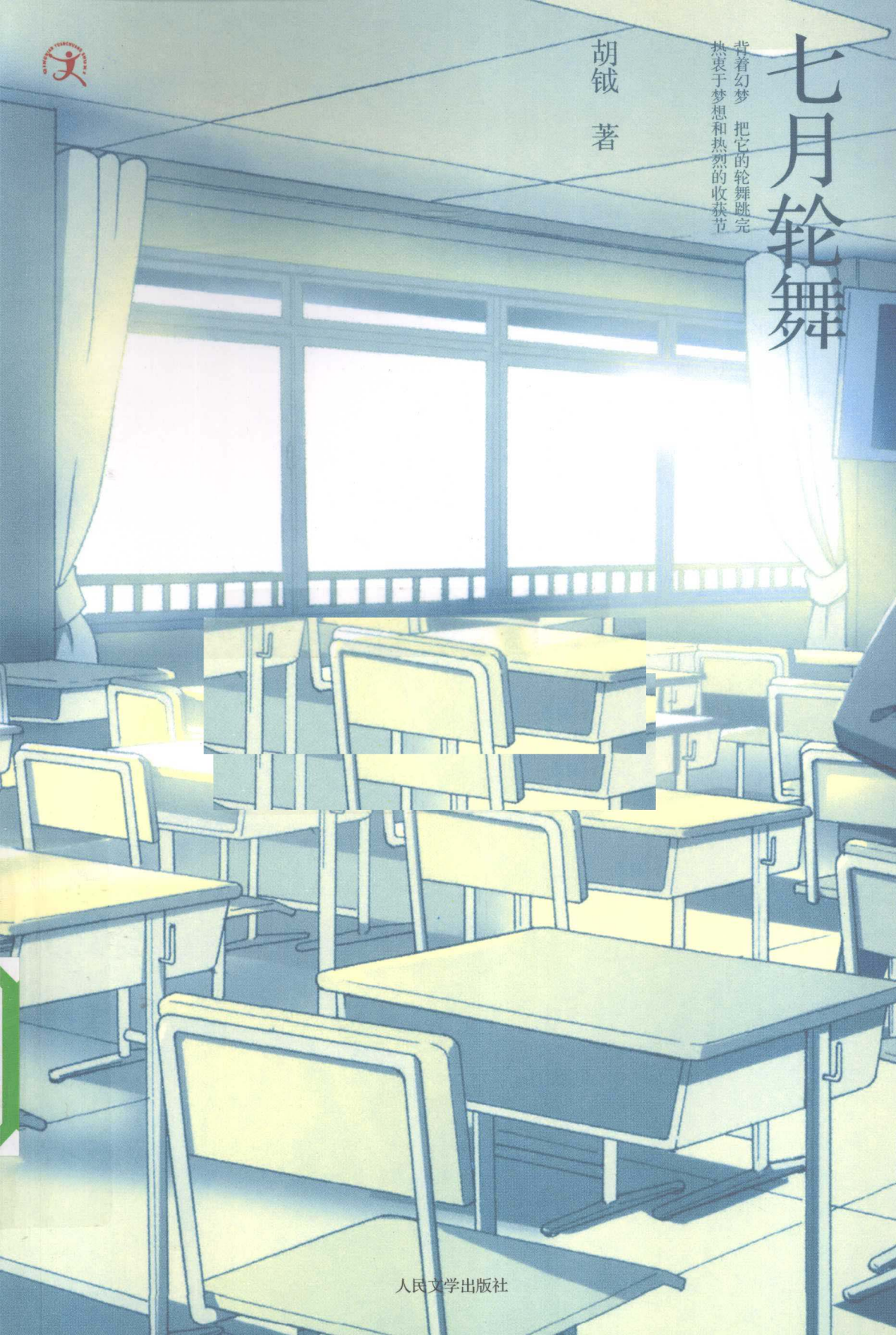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胡铖  
著

背着幻梦 把它的轮舞跳完  
热衷于梦想和热烈的收获节

# 七月轮舞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 七月 轮舞

胡铨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七月轮舞/胡钺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  
(新小说家)

ISBN 978-7-02-007945-2

I. 七… II. 胡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4310 号

责任编辑:包兰英  
特约策划:李 殷 何家炜  
装帧设计:董红红

**七月轮舞**

胡钺 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70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3.5

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978-7-02-007945-2

定价:26.00 元

目录

第一章	带锁的夏天·····	1
第二章	请下雪吧·····	45
第三章	跌落在信封里的回忆·····	105
第四章	时光重叠在速写本上·····	147
后记	重逢·····	201

第一章  
带锁的夏天

敏妮第一次回头的时候，看见门前的空地上腾起一阵白绵绵的云雾。太阳还没有升起，山上的空气湿漉漉的。有鸟儿雪脆的叫声像水晶一样从空中纷纷抛下。七月的山间清晨，犹如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，满眼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绿。管恰恰过来牵敏妮的手。正是这个时候，敏妮第二次回头。她看见雾跟了过来，在枝叶交叉间蹒跚而行，像一种体态轻盈的生物，只是被树枝牵绊住了，走得有些狼狈。

“老师说前面有几道沟。”管恰恰捏紧了敏妮的手。

敏妮回过神，小心用脚尖探出一条结实点的路线。她近来常常觉得有雾。不只是在山上这几天，早在家里时，甚至更早些，还没放暑假的时候，她就感受到了雾的存在。就像一个脾气很怪的家伙，有时在她的眼前打盹，有时是敏妮一个转身，就瞥见了雾。尤其是临睡前的那段时间，如果不开灯，在黑夜中睁开眼睛，就会看见雾在跳舞。雾的舞姿很美，像芭蕾一般舒展优雅。敏妮说不上来是喜欢还是厌烦。她只是纳闷，不知道在自己睡着以后，雾是不是还在，是不是还会跳舞。

这支初中组夏令营队伍沿着一条蜿蜒小径，开始了今天的任务——荒沟探险。溽热的夏季，这座清凉的山峰却吸引着许多游客，光各种形式的夏令营队伍就一连驻扎了三四支。敏妮她们住的宾馆里就有一支老年夏令营队伍，清一色的老爷爷老奶奶。因为餐厅不够大，每天都是老人们先用餐，然后才轮到她们。管恰恰嘴贫，说经理是怕一不小心老爷爷老奶奶晕厥过去一个就不好办了。敏妮的性格要温和一些，她只是纳闷人怎么可以变得这么老，满脸旁逸斜出的皱纹，嘴角像塌方般深陷进去，笑起来也不觉得好看。

好在，她想，自己要过好久好久，久得就像童话故事的开头“很久很久以前”一样，才会变成这副衰老的模样。

这期间，将是多么茫茫而蔚然的未知，等待着这些小小少年的脚步经过。

队伍像一条花花绿绿的蛇，一节一节地游走在山间。每个人都穿起了长裤长袖，耐摩擦的球鞋踩在植物的根茎上，轻轻发出吧吧的响声。不时地会响起一声娇嫩的尖叫，那一定是某个女生无意中碰到了什么小生物。即便是虚晃一枪，在如此空寂的山林中脆脆地尖叫一声，让那些个毛手毛脚的男孩子瞥见自己作为女生的娇弱，似乎也是一件可以暗自欢喜的事情。

敏妮没有叫。一来确实没有看见什么太可怕的东西，再者是因为她那满天星一样的性格——虽然也是花，却是极内敛含蓄的，似乎天生就是对他人的一种点缀。管恰恰也很烦那种娇滴滴的做作模样。她更信赖自己结实柔软的球鞋，而不是男孩子自以为是的帮助。

真正的荒沟终于走到了。现在，每隔不远，就会有一个比较难过的小关，有时是半人高的石头，有时是一米来宽的水沟。高一的男生被分配到各个关点，帮助自己的女同学和师弟师妹们顺利前进。敏妮和管恰恰此时已不再并肩走，小径太窄了，虽然一些不老实的树枝已经被前面的队伍砍下来。她们在行走困难的情况下仍在窃窃私语，不是前一个匆匆回头，就是后一个向前探出身子。

管恰恰被一个样子有点痞痞的男生拉上石头，然后立马回过身去拉敏妮。敏妮看着这两只同时伸向自己的手，犹豫着不知该怎么选择。最终她握住了管恰恰的。她不想让管恰恰觉得自己好像很喜欢搭理男生。然而心里又有一点点埋怨她，如果不是她的好心好意，她也可以被他拉上去。这个痞痞的男生，眼角的笑意带一点邪气，让乖孩子敏妮有一丝丝好奇。

再走一段，居然是他们班的胖男生徐大帅站在水沟前。敏妮不喜欢胖男生，觉得他们喘起气来像只风箱。所以她在管恰恰被拉过去之后，就等着

她伸来的手。不巧的是管恰恰的裤脚被溅湿了，她低下头拍裤脚的时候，徐大帅已经向敏妮伸出了手。敏妮想，如果自己单独跳过去，置他的手于不顾，他一定会觉得尴尬的。敏妮不想别人因为她而觉得尴尬，于是就伸出了手。

徐大帅的手大大软软的，轻轻一用力就把她拉过了水沟。敏妮在那一刻觉得自己很轻盈，落下去的脚步没有一点点迟疑或沉闷。徐大帅突然开口说：“你的手真小。”敏妮很羞涩地笑了笑。她没想到他会对自己说话，也从来没有人这么评价过自己的手。同桌朱荀甲总是说：“你的手说好听点就是凤爪，说难听点就是鸡爪子。”敏妮觉得有一点点开心，她握紧了自己瘦瘦的手指，也不再觉得徐大帅像风箱了。

这么走了近一个小时，需要下山了。山有些陡，碎石子盖住了泥土，像一粒粒小滚珠般打滑。树木也是歪歪斜斜的，看上去很弱不禁风。领队老师让一个男生牵着一个女生的手。牵敏妮的是一个穿天蓝色T恤的男生。敏妮只微微仰头瞄见他的侧脸，像他的衣服一样让人想到干净而辽远的蓝天。

其实真的走起来，倒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男孩牵着她走在队友的前面。敏妮没有来得及看见是谁牵着管恰恰，就扭过头专心地跟着他，低着头看那些遍地的碎石。她感觉到男孩很认真，抓住一棵棵歪脖子树向下走。牵着自己的手指力度虽不紧绷，却传递出一股坚定的力量。他们走得很快，渐渐路平坦很多，自己一个人走也完全不成问题，但他还是牵着她。敏妮几乎有些希望这段陡峭的路，能更长更艰难些。

后来他们停下来等队友，两个人的手自然而然地松开了。他们始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，甚至目光也不曾相遇。人渐渐到达，很快，敏妮就无法用目光搜寻到他了。

他们的目的地便是山脚下的两潭泉水，其中大一些的那个还挂着一条珠玉四溅的瀑布。山风夹杂着清凉的水汽就这般扑面而来，立时把身上黏



糊糊的汗水拂清爽了。男孩子们擦着汗，把外衣一脱便扑通扑通跳了下去。管恰恰也要游泳，被教导主任李大嘴制止了，李大嘴说：“女生不许游泳。”

管恰恰很不服气，嘟囔着：“凭什么呀，男女平等。”然后扬着脸跟李大嘴讨价还价。敏妮蹲下去用清冽的泉水洗着手，捋了捋被风和树枝刮散的辫子。她不会游泳，所以对老师的规定没什么太大的反应。水真凉，她快乐地撩起水花拍打着热熏熏的面颊，看小鱼在潭底瞎转悠。

不大一会儿，就像是老师规定的一样，大水潭被男生占据了，女生都跑到另一面的小水潭旁玩。管恰恰这会儿拿了个矿泉水瓶捉鱼，她把裤子挽得老高，赤着脚，一步三晃地追着小鱼跑。

不知道是谁喊了声：“打水仗喽！”整个水潭就被掀了个底儿朝天。漫天碎裂的水花扑面而来，正在打水漂的敏妮被浇个正着。她笑着胡乱撩起了水幕，没几下，就被淋得退出了水潭。她站得老远，甩甩辫子上的水珠，看见管恰恰仍混在里面张牙舞爪地反扑着，那副怪模样让敏妮笑得直不起腰。

正乐着，薛老师领了小不点过来找女生们玩。小不点又在抹眼泪了，还拖着一条亮晶晶的鼻涕。敏妮看见了赶忙走过去问：“小不点，他们是不是又欺负你了？”

小不点抽泣着点点头。薛老师在一旁叙述了事情经过。

小不点是他们班最小的孩子，因为早慧，刚十岁就上了初三了。班上的男生都不屑于和这样的小孩子玩，班长沙杨有时好心带他，却被大家嘲笑为“男保姆”。只有女孩子们愿意逗这个小弟弟玩，觉得他不像那些臭男生一样作恶多端还那么自以为是。这次，是因为小不点不会游泳，男生们没有一个愿意带他玩的。他就自己捡了许多空矿泉水瓶，拿绳子绑在一起，做成一个游泳圈下水了。可是没游多久瓶子就散开了，若不是黄荆及时救助，小不点还不知要呛多少水呢。

“走，小不点，我带你去理论去！”管恰恰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过来，拉起小不点的手就走。

“算了算了，你去干吗，他们游泳呢！”敏妮慌忙拉住这个“打抱不平王”。

“游泳怎么啦？”管恰恰一脸正气。

“哎呀，游泳……游泳就是……”

还是薛老师及时补充：“他们都没穿上衣，女生过去不大方便的。”

管恰恰才恍然大悟，还没觉得怎样，倒是敏妮先把脸红了。

“那小不点，你就和姐姐们玩，好吗？”

“嗯。”小不点终于不再哭了，“谢谢薛老师。”

走的时候“干人”没几个。管恰恰的头发就像刚洗过一样，衣服前胸贴着后背，她也不害羞，仍在趁乱打击报复。敏妮又偷偷用目光寻了寻“蓝天”，倒是看见她们班几个皮小子又凑着脑袋不知道准备算计谁。

这次的目的地很近，差不多就在瀑布的后面，有一块还算开阔的空地，早已有面包车不知从哪条路开进来运了好些帐篷和餐具。李大嘴大致分派了一下，一半人搭帐篷一半人生火做饭。因为大家站得很散乱，敏妮和管恰恰被分在了搭建帐篷组。敏妮看了一下自己的组员，觉得“蓝天”不在。

但这样也没有太多影响她的情绪，她们很快拿了工具开始往地上钉钉子。按理说瀑布离得不远，泥土潮湿应该比较容易扎钉子，可管恰恰用锤子敲了半天只进去了一小截，还把敏妮的手指砸肿了。黄荆在一边看到了，让敏妮到瀑布边把手指在水潭里浸泡一下，自己接过锤子敲起来。

她们跟正在整理帐篷的薛老师请了假，一起往瀑布走去，刚刚热闹异常的水潭恢复了原先的宁静，水声很大，水沫飞溅着好似一笼雾气，远处的笑声吵闹声在这里听起来格外不真实。敏妮把火辣辣的手指伸进潭水里，管恰恰又有些不老实了，挽了裤脚想捉鱼回去烤了吃。

“我要会轻功就好了，轻点水面，拿个棍子一扎一个准。”

“呀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！”一个来提水的男生看见管恰恰对着水潭伸手伸脚，调侃道。

“你才想不开呢!”管恰恰有点恼,一扭头,看见痞男生笑嘻嘻地看着自己。

敏妮有点奇怪管恰恰居然会脸红,她扭头看见男生手里拿的水桶,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喊管恰恰:“把水壶给我。”

敏妮把水壶里剩下的水喝完后,灌满了泉水拉着管恰恰往回走。“你干吗?”管恰恰有点不情愿。

原来敏妮是想把土浇湿了再钉钉。后来帐篷便搭得很快,女生们只负责做一些边角活。那边因为痞男生一直故意惹乱子,笑声不断,生火就生了半天。敏妮有些心不在焉,偶尔站起来看看对面,也只是浮光掠影型的,不敢仔细辨认。管恰恰兴许是玩累了,兴致头也明显低落下来。

后来便有食物的香气飘过来,他们结束了最后一点工作,纷纷跑到对面去抢餐具。又因为餐具不够,朱旬甲和徐大帅几乎要打起来,还是李大嘴出面把两人臭骂一顿才了事。等饭菜端上来,女生们的斯文劲也没了,大家跪在餐布上风卷残云。味道不错,只除了米饭有些夹生。

暮色一点点浮上来,刚刚生火做饭的热气渐渐散了,大家又感到了山风的清凉。等懒散地收拾了残局,天色已经混沌,空中仿佛漂浮着许多细小的暗色颗粒,每个人都面色模糊。这是山涧的黄昏,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。敏妮一直注意看天空的颜色,透过层叠的树枝,晚霞绚烂,又渐渐隐去。她想起姐姐雷白柠总是说,晚霞是迅速的,带有飞翔的性质,是这个世界的翅膀,世界只有在此刻才能显现出它飞翔的可能性。姐姐说,这是一个日本作家的话,这个日本作家后来剖腹自杀了。敏妮很惊诧,她纳闷一个注意到世界翅膀的人怎么会对自己这样残忍,同时也纳闷姐姐怎么会喜欢这种人的书。不过敏妮的回想没有持续很久,夜幕来了。

每间帐篷住三个人,配发一只应急灯。敏妮、管恰恰、“冰美人”皇甫佳果被分到一组。等一拉上纱帐拉链,皇甫佳果就打开自己的背包,拿出一袋饼干吃起来。

“你没吃饱？”管恰恰问。

“那些男生脏手脏脚做的东西，你爱吃？”

“挺好吃的呀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嘛！”

皇甫佳果没有搭话，又拿出来一瓶奶。

“虫！”敏妮叫了一声。

果真，纱帐上密密麻麻爬了好些虫子，大大小小形状各异，管恰恰隔着帐子用手去弹，虫飞走了几只，又陆续飞过来很多。

“真恶心，把灯关了吧，”皇甫佳果说，“灯光招虫。”

“那你吃东西看得见？”敏妮问。

“没关系。”

熄了灯，管恰恰多少觉得放松一些了，她们和皇甫佳果都不熟，只知道她的鞋子和书包是全班最多最漂亮的，头饰和文具也是三天两头换。以前她们另一个好朋友田莲在街上看见什么好玩的，回来跟她们描述，总是说：“和皇甫佳果的那种差不多。”皇甫佳果差不多成了这个班的潮流引领者，并因为待人比较矜持和傲慢，被封了个“冰美人”的绰号。

和“冰美人”同处一室，假小子管恰恰很不自在。她不好意思把手脚大咧咧伸开，也不好意思一刻不停地说话。正有些闷闷不乐，突然听见一声惨烈的尖叫，她立刻打开应急灯，看见皇甫佳果瑟缩地蜷着身子退到敏妮旁边，脸色发白。

“怎么了？”敏妮也有些吓着了，不知道皇甫佳果突然看见了什么。鬼吗？

皇甫佳果无力地指指她的酸奶，她们看见吸管上趴着一只大蚂蚱。

“咳，我当什么呢！”管恰恰俯身过去把它抓了起来，“这玩意儿，我们小时候还烧着吃。”

敏妮也一下子松懈了：“你还真吃过？黄荆也吃，我没敢。”

“快把它扔出去！”皇甫佳果的声音有些走调。

“干吗扔，我玩会儿。”说着，管恰恰开始一只只掰掉蚂蚱的腿，蚂蚱一直在挣扎，后来乱动的腿都被揪掉了，它就一直抖着头。

“太残忍了。”敏妮抓住了管恰恰的手。

皇甫佳果本来因为管恰恰不扔蚂蚱有些生气，打算出去的，可一看见纱帐上趴的各色虫子，就决定选择忍耐。这会儿，她看着管恰恰玩蚂蚱，心想你可算遭报应了，叫你趴在我酸奶上，让我一摸还以为吸管会动，在她俩面前丢了人。她又看着管恰恰弄死蚂蚱还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心想怪不得别人叫她“悍男”，今后还是少去招惹。

忽然，她们听到男生的帐篷里传出了歌声，正处于变声期的嗓门一齐吼着，有些走调，她们都被逗笑了。再过一会儿，男生们居然又一齐喊起来，听架势是要拉歌。薛老师很快拿着应急灯来找管恰恰：“你领头。”然后如此这般教了一番，又到各个女生帐篷前作了动员。

男生那边显然也被组织起来了，这次喊得很整齐：“一二三，快快快，不要像个老太太，一二三四五，我们等得好辛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们等得好着急。”

女生一听被比做老太太，有些生气了，管恰恰这次领头喊：“一个蛤蟆一张嘴，男生你为啥不张嘴！”大家跟着喊到后来，声音已经被笑得七零八落。

男生果真开始唱了，居然是《我是女生》，听着变腔的男声唱出这样发嗲的歌，管恰恰带领女生们唱起《男儿当自强》来，男生一下子没音了，估计士气被压了下来，但唱了一会儿，女生歌词记不全，声音渐渐低下去，男生却跟着一齐唱开来，声量霸道。敏妮一面跟着哼一面透过纱帐看星空。灯熄后虫子差不多都飞走了，躺在帐篷里，能看见很大颗的星，闪烁着布满了整个视线。这儿的星星真好看呀，别处怎么看不到呢？她忽然觉得从小看的童话书里的故事，也许真的有呢。就像现在一样，真实，神秘，令人动容。

青草和泥土被晒了一天，发出干爽的味道，沁人心脾。敏妮闭上眼睛，还是能感受到星光的密度和重量，她又睁眼仰望，好像在仰望一种天长地

久,能够获得皎洁的安宁。

.2.

半夜下了很重的露水,大家缩在睡袋里,梦境里有雪景或是雨天。带队老师披着大衣轮流巡逻,夜幕高远,星光闪落。

皇甫佳果一直睡不着,她感受着两位室友愈发沉和的呼吸,四周渐渐静到不像话,却会突然传来几声猫头鹰的尖叫,像在散播一种难言的恐惧。帐篷拉死了,看不见任何灯光,但能听见响亮的虫鸣以及忽近忽远的脚步声。每一次脚步声走进,尽管理智告诉她这是带队老师在巡逻,但仍会不由自主地幻想成“其他东西”。佳果对这种“其他东西”并没有具体的概念,只是茫茫然在意识上感到一种压迫和紧张,她很想拉开帐篷看一看,可又不敢。等脚步声远了,她却仍不能放松自己,因为理智告诉她带队老师走远了,她们现在完全孤零零地处在漆黑恐怖的山林中,这时候,意识里的怪物便更加面目可憎。

因为在黑暗中视觉失去作用,佳果的耳朵就变得分外灵敏起来。她听见很奇怪的声音,时而悠长时而短促,好像某种受伤的活物在呻吟。还有风掀动树林的声音,哗一阵,哩哩啦啦又一阵,似乎下雨了,又仿佛发了大水。她甚至能够听见昆虫扇动翅膀的声音,虫子爬满了整个帐篷外侧,不时抖抖翅膀,发出可怕的扑扑声。不知为何,她觉得帐篷里还有虫,说不定一个不小心,又蠕动着爬到身上来。佳果从没有这样怀念沸沸扬扬的市声,那些汽车声、叫卖声、争吵声都比此刻让她感到亲切安全。她摸索着碰到敏妮的胳膊,就一直用手背贴着她,身子也不由得蜷过去。

敏妮是被管恰恰和皇甫佳果压醒的。睁开眼,才发现管恰恰的腿跷在

自己身上，皇甫佳果的头伸到她的脖子旁边，压住了她的头发。敏妮轻轻把头发拉出来，伸出一条胳膊，把帐篷拉开一条缝，看见外面已是蒙蒙亮了。更让她惊讶的是，随着她拉开帐篷一角，鸟儿的啁啾鸣啭像丁冬的清泉涌了进来。空气清新。她低头看见管恰恰和皇甫佳果都还在熟睡，又悄悄拉上拉链，重新把自己裹好，闭上眼听着鸟叫。那些细密的呢喃，仿若一根根透明的绣针，在整个清晨的天空来回穿梭。

等到敏妮再次睁开眼，天已大亮了，她刚把帐篷拉开一条缝就被阳光照得眯起了眼睛。大家陆续醒来。带队老师已经煮好了粥和鸡蛋，又分给每人两片面包做早餐。

经过昨天一天的劳累，加上睡在山地上不习惯，大家都面带睡意吃着早餐。等热热的粥一下肚，朱旬甲、管恰恰这类活跃分子就先恢复过来。小不点不知怎么又哭了，饭也不好好吃。薛老师把他领到自己身边，正哄着，管恰恰来问小不点又有谁欺负他了。

小不点哼唧了半天也不好说，还是徐大帅大声嚷嚷了一句：“半夜不敢上厕所，尿裤子了呗！”

大家哄地笑开了，小不点眼看又要掉眼泪。

“徐大帅你少说两句！”薛老师有些生气了。

“你不是和班长住一起嘛，沙杨，你怎么不带他上厕所？”管恰恰又开始打抱不平。

班长沙杨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：“他大概是喊我了，推我，我没醒过来，太困了。”

“真没用。小不点，下次来找我，我带你去！”

话音刚落，男生又哄地笑开了。管恰恰也意识到自己的口误，只是狠狠瞪了徐大帅一眼，自己回帐篷收拾东西去了。

一进帐篷，她才发现皇甫佳果还在睡。“醒醒！我们早饭都吃过了。”

其实敏妮第一次醒的时候佳果知道，她那时刚刚有了睡意，敏妮拉开帐

篷的时候她跟着瞅了一眼，看见天亮了才安心陷入睡眠。“我还有饼干。”她睡眼惺忪地坐起来。

等拆完帐篷，收拾了垃圾，已近中午。天又热起来，带队老师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先赶回宾馆吃了午饭再说下午活动的事。

敏妮心里又偷偷涌起希望，回去的路同样崎岖，就算看不见“蓝天”，也许还可以看见那个痞男生。

老师通知有十分钟的上厕所时间。敏妮和管恰恰等别人都出来了，才牵着手走进了那间还算干净的厕所。敏妮褪下短裤的时候愣了一下，她指着那片暗红色的印迹问管恰恰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管恰恰看了看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会不会是月经？”敏妮想了想疑惑地问。她记起有一次看见姐姐雷白柠换下的裙子上也有这样的印迹。管恰恰说：“要是小莲在就好了，她已经来了两年了。”又建议道，“要不，我们去找薛老师问问？”

她们出来的时候，看见薛老师正和班上的那几个皮小子聊天。敏妮很不好意思地把薛老师叫到厕所。薛老师看了看，说：“是月经，你不要害怕。”

其实敏妮没觉得害怕，她只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并没有把这块血印与自己联系在一起。它就像路边的一棵草，别人说的一个故事，是突然而短暂的插曲，可有可无，似乎与自己完全无关。

她们从厕所出来以后，薛老师又教给她许多常识，例如不能吃冷饮，要带卫生巾等等。朱荀甲凑过来问她：“你是不是要死了？”

管恰恰替敏妮回答：“你才要死了呢！”

终于要走了，不过她们这一班的女生被命令手拉手像长龙一般前进。两个老师负责开头和收尾。敏妮看见痞男生牵起了初三的级花——那个女生居然还穿着一条及膝的牛仔背带裙！——就对管恰恰说：“看，他们俩好配啊。”没想到管恰恰急了起来，极不情愿地哼了一声，然后撇撇嘴，好像很不屑，又掺着些弯弯曲曲的失落。



她们十来个女生走着走着，渐渐从队伍中独立出来。因为并非原路返回，这条小道上不见了其他班级的同学，尤其是男生的身影，大家都沉默了许多。敏妮觉得累了，什么也不去想，但注意力也并不集中到脚下，思维似乎被抛到云端，任其东西南北恍恍惚惚。管恰恰还在想痞男生和那个级花，想他们俩手拉着手，心里不爽极了。

好不容易到达一块开阔点的地方，见到了其他一些队员。忽然，她们班的“冰美人”皇甫佳果极其尴尬地和薛老师一起走进了树林深处。她从敏妮身边经过的时候，敏妮看见她的蓝色牛仔裤上印着好大一块暗红，就像是坐在红土上弄脏了裤子一样。但因为刚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，敏妮多想了一下，觉得那是血。

皇甫佳果出来以后，腰上系着薛老师的白色外套。她的脸颊很红，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，这是一向矜傲的她所少有的神色。敏妮看见朱荀甲他们又把头凑到一起，他们知不知道这事儿呢？敏妮觉得这一切都奇怪极了，自从上了初中，大家都变得矜持清高起来，除非坐同桌或前后位，男女生总会故意视对方为空气。她刚开学时和黄荆做同桌，他们小时候在一个家属院里长大，因此比别人熟悉些，两个人总是讨论各种动画片，话很多。后来黄荆骑着自行车上学时摔了一跤，两颗大门牙各磕掉一半，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的豁口。他写老师布置的作业《自我介绍》，开头就是：“鄙人相貌平平，最近又刚摔掉两颗门牙”，让敏妮肚子都笑爆炸了。可就是这么好的关系，两个人一不做同桌，迎面相逢连招呼都不会打一个。加上班里有些人笑话他们“青梅竹马”啦，“两小无猜”啦，两人一见面就更别扭了，初二一年几乎没有说过话。敏妮觉得自己的眼睛就像有特异功能一般，只要是男生，都可以被过滤掉。但耳朵和眼角却小心翼翼地灵敏起来。她听见他们像大人一样口齿伶俐地和老师争辩，挨批评时又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，瞥见他们手里转动的飞镖和出馊主意时贼亮的眼睛。男生有男生的秘密，现在，她也有了自己的秘密。